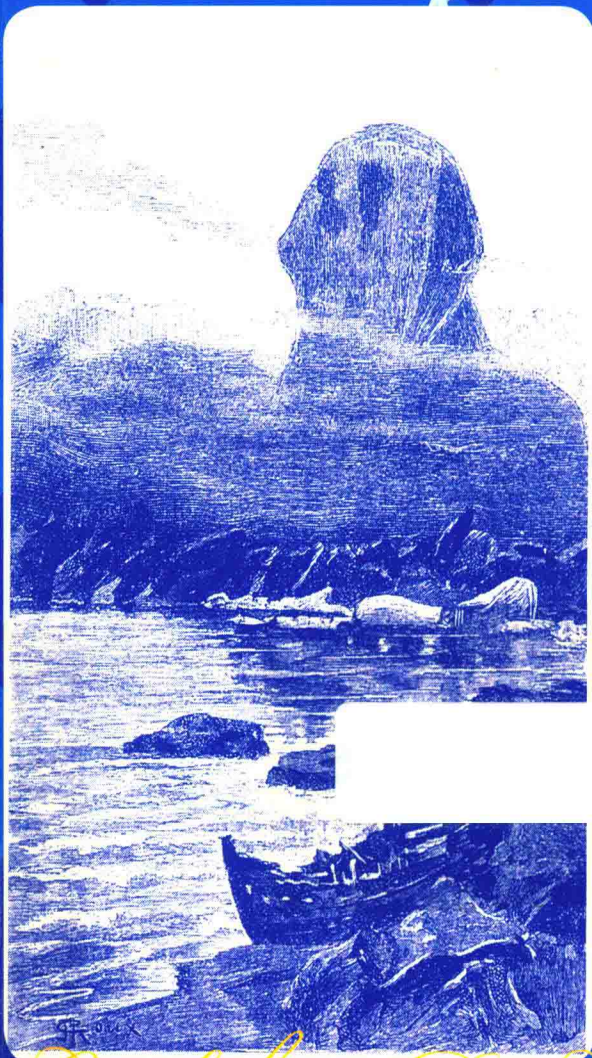


Julius Verne

冰上 斯芬克

「法」儒勒·凡尔纳 / 著

袁树仁 李葆捷 / 译



Le Sphinx Des Glaces

冰上 斯芬克斯

「法」儒勒·凡尔纳 著
袁树仁 李葆捷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LE SPHINX DES GLACE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上斯芬克斯/(法)儒勒·凡尔纳著;袁树仁,李葆捷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9

ISBN 978-7-02-014781-6

I. ①冰… II. ①儒… ②袁… ③李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0591号

策划编辑 王瑞琴
责任编辑 黄凌霄
装帧设计 李思安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84千字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3.25 插页3
印 数 1—8000
版 次 2016年8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781-6
定 价 3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第 一 部

(袁树仁 译)

第 1 章	克尔格伦群岛	3
第 2 章	双桅纵帆船“哈勒布雷纳”号	14
第 3 章	兰·盖伊船长	27
第 4 章	从克尔格伦群岛到爱德华太子岛	41
第 5 章	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小说	58
第 6 章	“像那微微张开的裹尸布!”	77
第 7 章	特里斯坦-达库尼亚群岛	90
第 8 章	驶向福克兰群岛	103
第 9 章	“哈勒布雷纳”号整装待发	115
第 10 章	远征之初	130
第 11 章	从桑德韦奇地到极圈	143
第 12 章	极圈与极地大浮冰之间	157
第 13 章	沿极地大浮冰前进	172
第 14 章	梦幻中的声音	185



第 15 章	贝内特岛	196
第 16 章	扎拉尔岛	206

第 二 部

(袁树仁 李葆捷 译)

第 1 章	那皮姆呢?	221
第 2 章	下定决心	237
第 3 章	消逝了的群岛	249
第 4 章	从 12 月 29 日到 1 月 9 日	261
第 5 章	突然偏驶	272
第 6 章	陆地?	286
第 7 章	冰山翻倒	300
第 8 章	致命的一击	311
第 9 章	怎么办?	324
第 10 章	幻 觉	333
第 11 章	迷雾之中	345
第 12 章	营 地	356
第 13 章	德克·彼得斯跃入海中	370
第 14 章	三言两语话十一年	383
第 15 章	冰上斯芬克斯	394
第 16 章	十二比七十	412



第一部

袁树仁 译



第1章 克尔格伦群岛

这部故事题为“冰上斯芬克斯”，估计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它。这无关紧要，我仍认为将它公之于世确有必要。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悉听尊便吧！

这个饶有兴味而又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，始于德索拉西翁^①群岛。恐怕再也设想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地点了。这个岛名是1779年库克^②船长给它起的。我在那里小住过几个星期，根据我的所见所闻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著名英国航海家给它起的这个凄惨的名字，是完全名副其实的。“荒凉群岛”，这个岛名就足以说明一切了。

这组岛屿位于南纬49°54′、西经69°06′。我知道，在地名表中，一般称它为克尔格伦群岛。之所以这样叫，是因为早在1772年，法国克尔格伦男爵便首次在印度洋南部发现了这些岛屿。当然，那次航行时，这位海军准将还以为他在靠近南极海洋的边缘上发现了一块新大陆。下一次探险航行中，他只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这只不过是一个群岛，共有大小岛屿三百多，位于广阔无

① 德索拉西翁意为荒凉、渺无人烟。

② 库克(1728—1779)，英国航海家。

垠、渺无人烟的洋面上,南极的狂风暴雪几乎从不间断地袭击着它。请诸位相信我,对这组岛屿来说,“荒凉群岛”实在是唯一贴切的名字。

然而群岛上是有有人居住的,构成克尔格伦人口主要核心的,是数名欧洲人和美洲人。到了1839年8月2日这一天,由于我来到圣诞-哈尔堡已两月之久,这个数字就又增加了一个个位数。我这次来到这里,本是为了进行地质和矿物研究。现在工作已经结束,我只等待时机,准备离开了。

圣诞港位于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上。该岛面积四千五百平方公里,相当于科西嘉岛面积的一半。圣诞港港口相当安全可靠,靠岸自由方便,船只可在水深四寻^①处停泊。北部,高达一千二百法尺^②的特布尔山巍然耸立,高踞于弗兰索瓦角之上。玄武岩将海角顶端剪成宽阔的弧形。驶过弗兰索瓦角之后,请你极目四望吧!你会看到狭窄的海湾和海湾内的星星小岛,迎着来自东方和西方的狂风傲然屹立。海湾深处,勾勒出圣诞-哈尔堡的剪影。让你的船只靠右舷直接驶入好了。进入泊位后,船只可只抛一个锚停泊。只要海湾不被坚冰冻结,掉头十分方便。

克尔格伦群岛尚拥有其他峡湾,数以百计。海岸线蜿蜒曲折,北部与西南部之间一段尤甚,状如贫苦姑娘裙裾的下缘。大小岛屿星罗棋布。土壤为火山成分,由石英组成,杂以发蓝的石块。夏季来临时,长出碧绿的苔藓,灰白的地衣,各种显花植物,茁壮刺人的虎耳草。只有上种小灌木可以生长,是一种味道极为

① 法寻,水深单位,1法寻约合1.624米。

② 1法尺等于325毫米。



苦涩的甘蓝，恐怕在任何其他国度里都是无法找到的。

这里正是适合巨型企鹅或其他企鹅群栖的地方。无数的企鹅群居在这一海域。这种笨拙的水鸟，全身着黄、着白，昂首后仰，其翅膀有如长袍的衣袖，恰似一队道士，沿海滩鱼贯而行。

补充一句，克尔格伦群岛也为毛皮用海豹、长着长鼻子的海豹和海象提供了大量的栖身之地。捕猎这些两栖动物，收益可观，可以向某些商业部门提供货源，于是，吸引了大量船只前来。

这一天，我正在港口散步，我下榻的旅店的老板上前与我攀谈。他说：

“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，杰奥林先生，你已经开始感到度日如年了吧？”

旅店老板是位美国人，身材高大，膀大腰圆，已在圣诞-哈尔堡港定居二十多年。他开的旅店在这港口是独一处。

“阿特金斯大叔，只要你不感到不快，我会回答你，确实时光漫长啊！”

“哪里的话！”这位正直的汉子反驳道，“你会想到，我对这一类的巧妙回答，已经司空见惯，就像弗兰索瓦角的岩石对大海的汹涌波涛已经习以为常一样！”

“而且你也像岩石一样顶得住……”

“毫无疑问！你在圣诞-哈尔堡下船，下榻于挂着‘青鹭’招牌的费尼莫尔·阿特金斯旅店那天，我心里就想，不出一个星期，最多不出半个月，我的客人就会厌烦，就会后悔涉足克尔格伦群岛了！”

“不，阿特金斯大叔，我对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，都从来不后悔！”



“这习惯可真好，先生！”

“何况，我足迹踏遍整个群岛，观察到了很奇特的东西，受益匪浅。我穿过了起伏不平、被泥炭沼分割成一块块的辽阔原野，上面覆盖着坚硬的苔藓。我会带回奇异的矿物和地质标本。我参加了你们这里的捕捉海豹活动。我观看了你们这里的企鹅群，看到企鹅与信天翁友好相处。我觉得这很值得观察。你不时为我做香槟海燕，亲手烹调。胃口不错的时候，这道菜相当鲜美。总之，我在‘青鹭’旅店受到极好的接待，我对你感激不尽……不过，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，智利的三桅船‘派那斯’号在隆冬季节将我送到圣诞-哈尔堡，已经两个月了……”

“于是你盼望着，”旅店老板高叫起来，“杰奥林先生，回到你的家乡，那也是我的家乡；回到康涅狄格州，重见我们的州府哈特福德……”

“当然，阿特金斯大叔，因为我在世界各地奔波已经快三年了……早晚有一天，必须停下来，扎个根……”

“对！对！一旦扎下根，”美国人眨着眼睛，对阵道，“最后就会生出枝叶来！”

“言之有理，阿特金斯大叔！不过，我家里已经没有人，很可能我家世系到我这里就要断后了。我年已四十，哪里还会异想天开要长出枝叶呢！我亲爱的老板，你倒是这样做了。你是一株树，而且是一棵参天大树……”

“一棵橡树，甚至可以说是一棵苍翠的橡树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杰奥林先生。”

“你服从了自然法则，这是对的！可是，既然自然赋予了我们双腿以行走……”



“自然也给了我们以坐下的本领呀!”费尼莫尔·阿特金斯善意地大笑着,巧妙地回答,“所以,我就舒舒服服地坐在圣诞-哈尔堡了。我的老伴贝特西给我生了十多个儿子。将来,儿子还会给我生孙子。孙男娣女欢绕膝前,像小猫崽一样……”

“你永远不再回故乡去了吗?……”

“回去干什么呢,杰奥林先生?我能干什么呢?……一贫如洗!……相反,在这里,在这荒凉群岛上,我却从未有过伤心痛苦的时刻,我和家人可以混个小康生活。”

“这毫无疑问,阿特金斯大叔,我向你祝贺,你很幸福……不过,某一天,一种欲望潜入你的心中,也不是不可能的……”

“挪窝的欲望吗,杰奥林先生!……算了吧!我已经对你说过了,我是一株橡树。一林橡树已经深深扎根,直到树干的中段都已埋在克尔格伦群岛的石英之中,这棵树,你试试挪挪看!”

这位可敬的美国人,完全彻底地适应了这里的一切。群岛变幻无常的气候使他受到了有力的磨炼。听到他讲出这一番话来,让人心里好不痛快!他和他的一家生活在这里,就像企鹅生活在群栖地一样。母亲是一位勇敢的胖妇人;儿子个个长得健壮结实,从不知道咽喉炎、胃扩张为何物。旅店生意兴隆。“青鹭”顾客为数不少,凡在克尔格伦群岛中途停泊的船只、捕鲸船及其他人等,均前来光顾。旅店为他们提供羊脂、油脂、沥青、大麦粉、调料、糖、茶、罐头、威士忌、杜松子酒、葡萄烧酒等。你想在圣诞-哈尔堡找到第二家旅店,只能是枉费心机。

说到费尼莫尔·阿特金斯的儿子们,他们有的是木匠,有的是帆篷工,有的是渔民。暖季来到的时候,他们在动物经过的各处深海,捕捉两栖动物。他们都是勇敢正直的人,直截了当地说吧,



他们乖乖地服从了命运的安排……

“总而言之，阿特金斯大叔，”我对他说道，“我能来到克尔格伦群岛，非常幸运。我会带着美好的回忆离开这里……不过，能踏上归途，我是不会不高兴的……”

“好啦，杰奥林先生，耐心一些吧！”这位哲学家对我说道，“永远不要盼望或加速分别时刻的到来。再说，不要忘记，好天气不久就会回来啦……再过五六个星期……”

“可是直到目前，”我高声喊叫起来，“高山和平原，岩石和海滩，都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，太阳甚至无力驱散地平线上的薄雾……”

“此话差矣，杰奥林先生！白色的衬衣下，已经可以看到嫩绿的野草往外钻啦！……你仔细瞧瞧……”

“让我仔细看看，果然如此！……咱们说句真心话，阿特金斯，你敢断定，这八月份，冰块还不会淤塞你们这里的港湾吗？这里的八月，相当于我们北半球的二月……”

“肯定是这样，杰奥林先生。不过，我再对你说一遍，要耐心！今年冬季很暖和……船只很快会在东方或西方的海面上出现，因为鱼汛旺季就要来了。”

“苍天在上，但愿老天听见你的话，阿特金斯大叔。但愿上苍能顺利引来双桅纵帆船‘哈勒布雷纳’号，这艘船大概很快就要到了！……”

“兰·盖伊船长，”旅店老板辩解道，“虽说是英国人，却是位心地善良的海员。——到处都有好人哪！——他在‘青鹭’补充给养。”

“你认为‘哈勒布雷纳’号……”

“一周之内肯定在弗兰索瓦角附近出现,杰奥林先生。否则,就是兰·盖伊船长不在了。如果兰·盖伊船长不在了,那就可能是‘哈勒布雷纳’号在克尔格伦群岛与好望角之间沉没了!”

说到这里,费尼莫尔·阿特金斯大叔做了一个极为精彩的手势,说明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。然后,他离开我走了。

我热切地希望旅店老板的预言尽快变成现实,我真的觉得度日如年了。照他说来,暖季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——所谓“暖”,当然是对这一海域而言。虽然这座主要岛屿的地理位置在纬度上与欧洲的巴黎、加拿大的魁北克相差无几,然而,这是在南半球。尽人皆知,由于地球的轨道是椭圆的,太阳占据一个辐射源,南半球冬季比北半球更加寒冷,夏季则比北半球更加炎热。可以确信无疑的是,由于暴风雪的缘故,克尔格伦群岛的严冬季节是极为可怕的,海洋冰封数月,虽然气温并不特别低——平均气温冬季为摄氏2度,夏季为摄氏7度,与福克兰群岛或合恩角情形差不多。

毋庸赘言,冬季严寒阶段,在圣诞-哈尔堡和其他港口,再没有一艘船只前来停靠。在我说的这个时节,船只仍很稀少。至于帆船,由于担心被坚冰封锁航道,都到南美洲智利西海岸或非洲去寻找港口,最常见的情形是到好望角的开普敦去。几条小艇,有的被形成固体的海水封住,有的侧倾在海滩上,直到桅冠都覆盖着冰霜。这就是圣诞-哈尔堡海面展现在我眼前的全部景象。

克尔格伦群岛虽然温差不大,气候却潮湿而寒冷。群岛经常遭受北风或西风的猛烈袭击,并夹杂着冰雹和暴雨,尤以西部为甚。靠近东部,虽然阳光被云雾半遮半掩,天空却比较晴朗。这



一侧，圆形山顶上的雪线保持在海平面以上五十杜瓦兹^①处。

我在克尔格伦群岛熬过了两个月之后，单等时机到来，好乘坐双桅纵帆船“哈勒布雷纳”号踏上归途。热情洋溢的旅店老板从人员平易近人和航海技术两方面，在我面前对这艘船赞不绝口。

“你绝对找不到更好的船！”他从早到晚反复对我这么说，“在英国从事远洋航行的船长中，无论从勇敢无畏上，还是职业技能上，都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的朋友兰·盖伊！……若是他更善谈一些，感情更外露一些，那他简直就是十全十美的人了！”

我决定遵照阿特金斯大叔的嘱咐，一等到这艘双桅船在圣诞-哈尔堡停泊，就去预订船座。停泊六七天以后，船只就要继续航行，向特里斯坦-达库尼亚群岛驶去，到那里装载锡矿石和铜矿石。

我的计划是在特里斯坦-达库尼亚岛上度过暖季的几个星期。然后我打算从那里动身返回康涅狄格州。我没有忘记在人为的预计中为偶然留下余地。正如埃德加·爱伦·坡所说的那样“时时将无法预见的、意料之外的、无法想象的因素打算进去”，才是明智的，“侧面的、无关紧要的、偶然的、意外的事实，值得给予极大的考虑余地，偶然性应该不断地成为严格计算的材料”。

我之所以引用我们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的话，这是因为，虽然我本人是实用头脑，性格严肃认真，天生缺乏想象力，但我仍然对这位描述人类奇特行为的天才诗人赞赏备至。

现在，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“哈勒布雷纳”号，或更确切地说，是我在圣诞-哈尔堡可能会有哪些登船机会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

① 杜瓦兹为法国旧长度单位，约合1.949米。



无须担心会感到沮丧、失望。那时节，克尔格伦群岛每年有大量船只来到——至少五百艘。捕捉鲸类成效显著，人们推断说，一只海象可以提供一吨油，即等于一千只企鹅的产油量。而最近几年，在这个群岛靠岸的船只已经只有十几艘了，大肆滥捕已使鲸鱼头数大大减少。事实正是如此。

所以，即使“哈勒布雷纳”号失约，兰·盖伊船长不来与他的朋友阿特金斯握手言欢，也丝毫不用担心。我会很容易找到机会离开圣诞-哈尔堡。

每天，我在港口附近散步。太阳开始有点力气了。岩石、山中平台或火山岩柱，渐渐脱去雪白的冬装。与玄武岩断崖成垂直方向的海滩上，长出了一簇簇酒红色的苔藓。洋面上，五十码到六十码长的海带，蜿蜒起伏，随风飘荡，犹如丝带。平原上，靠近海湾深处，几株禾本科植物羞涩地抬起头来，其中有显花植物里拉，原生安第斯山脉；其次是火地岛大地植物区系的禾本科植物；也有本地土壤生长的唯一小灌木，前面我已经谈过，是一种巨型甘蓝，因具有抗坏血病的功能而成为珍品。

至于陆地哺乳类动物——水生哺乳类在这一海域比比皆是——迄今为止，我还从未遇到，两栖类或爬行动物也没有见到。只有几种昆虫——蝴蝶或其他昆虫——又没有翅膀。如果有翅膀，恐怕还未来得及使用，就会被强大的气流卷到波涛滚滚的洋面上去了。

有一两次，我乘坐过坚固的小艇。渔民们驾驶着这种小艇，迎风破浪前进。阵阵海风拍打着克尔格伦群岛的岩石，如投石器一般轰然作响。甚至可以尝试乘坐这种船只远涉重洋到开普敦去。如果肯多花时间，说不定能够抵达那个海港。请诸位放心，

我是绝对不想这样离开圣诞-哈尔堡的……不！我正在等待着双桅船“哈勒布雷纳”号。“哈勒布雷纳”号是不会姗姗来迟的。

漫游过程中，我的足迹遍及各个海湾。我很惊异地发现，海岸各处景色不同。这饱经沧桑的海岸，这奇特的不可思议的骨架，完全为火山构造，它刺破雪白的冬季裹尸布，露出骨骼上发蓝的四肢……

我的旅店老板，安居于圣诞-哈尔堡家中，对自己的生活可谓心满意足。虽然他给我出了明智的主意，有时我仍然心急如焚！这说明，在这世界上，由于生活的实践而成为哲学家的人，仍然寥寥无几。在费尼莫尔·阿特金斯身上，肌肉系统远比神经系统发达，可能他拥有的本能，更胜过智慧。这些人对逆境斗争能力更强，归根结底，很可能他们在人世间遇到幸运的机会就更大。

“‘哈勒布雷纳’号呢？……”我每天早上这样问。

“‘哈勒布雷纳’号吗，杰奥林先生？”旅店老板以肯定的语气回答我说，“今天肯定到。今天不到，明天肯定到！……肯定有那么一个头一天，是不是？到了第二天，兰·盖伊船长的国籍旗在圣诞-哈尔堡自由港上空迎风招展！”

当然，为了扩大视野，只要爬上特布尔山就可以了。登上海拔一千二百法尺高处，可远眺至三十四五海里开外的地方。甚至透过薄雾，说不定还能提前二十四小时遥望到双桅船？然而从山坡直到峰顶，仍然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，仿佛穿着臃肿的冬装。恐怕只有疯子才会想到攀登上山吧！

有时我在海滩上奔跑，吓得许多两栖动物仓皇而逃，跃入初融的海水之中。企鹅则笨重而无动于衷。当我走近时，依然岿然不动。如果它们不是那等愚蠢的模样，倒真想和它们攀谈一番，

